

中秋的桂花和长江

立秋一过,天气就不再闷热,好像有风吹透迷雾。中秋节很快临近,我的脑海里蹦出桂花和长江两个词,梳理了半天,才理出头绪。家乡金黄的桂花,在中秋时节才会香动全城;中下游的长江,沉默在荒野之中,沿着宽宽的河床暗自流动。它们是如何混合在一起,又如何冲击出经年的新意?

中秋节是一个特别有中国味道的节日,讲究家庭团圆美好。我的朋友沈君早早坐高铁回了合肥,陪伴母亲过节。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打算,对在外地工作的人来说,何处不是故乡。

故乡的小城和亲人已然在心。借助互联网,家乡的信息时时在流动。有了高铁,周周可以回家。老家已经不再遥远。十多年前,新盖的建筑把城市拔高了很多。家变高了,站在客厅朝外可以看见五分之二的城市。高楼拔地而起,让矮房子更矮。那些楼间的树不再起眼,但是生命力旺盛,过去没有多少树叶,现在枝繁叶茂了。开花的开花,结果的结果。夏天过后,树都安静下来,甚至鸟声。这个时节,打动我的是桂树。

家乡的桂树从不赶时髦,春天夏天冬天好像都没有它什么事。它个子不高,树干瘦瘦的,叶子小小的,生长比较缓慢。只是在秋天,它有一个高光时刻。那时,它悄然开出米粒般的黄花,花期大约一个月左右。入夜,天微暗,月亮挂在天上,对城市人来说好像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。带着一丝疲惫或者一点心事,走进小区,这时突然飘来一股浓烈的醇香,不知不觉猛吸一口,那香中带着甜味,足可以醉薰很多的细胞。每年闻到这个花香,我会陡然心生感叹,生活也许有时难免有些沉重,但是现实依然是这么美好。

“呼呼”发展的城市越来越硬朗,但是在秋天的桂花香气里,城市之心会发酥。于是,故乡离不开桂树,把它种在各类公园、各个小区,甚至马路边。不打扰你,只是在秋天把诗意的时空传给每个人。

喜欢桂花的人自然不计其数,倪瓒(1301—1374)算是一例。他是江苏无锡人,元末明初画家、诗人,早年画风清润,晚年变得平淡天真,惜墨如金。他是个有着超级洁癖的人,院子里的树被他找人刷得干干净净。倪瓒的画别有生机,画作里很少有人。我看见他的画中有过桂树,因为桂树在他的家乡也不罕见。他诗文有晋风味道,在一幅画

中他题写道:
桂花留晚色,帘影淡秋光。
靡靡风还落,菲菲夜未央。
玉绳低缺月,金鸭罢焚香。
忽起故园想,冷然归梦长。
很显然,他的孤独深透着桂树的芳香。洪武七年倪瓒卒,时年七十四岁。

与名人桂树情结不同,对于桂树桂花,我有自己的生活况味。看见桂树,就会想起一个名字里有桂字的人。她是多么像桂树啊。她的花季我不曾见过,想来自由的时候就是她的花季吧。花季结束后,等待她的是长期的劳作和坚守。那个时代,她没有机会上学,只能在社会上用力气打拼,一家人六张嘴都依靠她肩扛手提换来粮食;还有一些亲戚等待相助。一辈子她在苦水里泡地泡着,坚韧如翠绿而沉默的桂树一般。当然,那个时代过来的人,谁不经历艰苦环境,只是在她这里显得更加突出。

我没有见过她忧愁。她喜欢笑,笑容很浅。她偶尔欢笑出眼泪就是桂树开花,芳香甘醇。她的善良是桂树的树干,她的勤劳是桂树的枝叶。人人都知道有这样善良无私的一个人,如今她已经驾鹤西去,世界已经没有她的踪迹,但是她的笑语在我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开花,枝叶茂盛,花香袭人。她是我心灵花园里的桂树,永远充满生机。

桂树就这样在家乡年复一年氤氲着,令我无法离开,但是我终究是要离开故乡,一如长江,去完成别样的使命。我理解的长江开始没有显示出它的本质。在不远的野地,长江模糊地流动,过去我离它不远,但就是感觉不到它的模样。后来,我离开小城,乘火车跨江而过,终于看见低调的江水,驮着船只汨汨流淌。我还曾和包同学一起来到贵池江边,看见芦苇掩映的江水,以及对岸的土地。在芜湖,我看见长江突然拐了个几乎直角的弯,还是奔向下游。经历数次,我才意识到长江别样的存在,意识到长江的流动如我的离开。

桂花的存在,让我在精神上离不开家乡。在长江之上,我突然明白了我离开故乡去远方的这层关系,这一刻我花费了数十年光阴。

慢慢理解和消解了人间的人与事。中秋时节,我欢喜的月亮替我完成了情感上的统一。它圆圆的在天上静静地挂着照着,大地为一体。家乡的桂花继续开着,而不远处的长江,已经认定了大海,头也不回地向前。是的,很多事情只能向前,不会后退,我没有必要被来来回回不可回的往事羁绊。在圆月之夜,在异乡,我已经感知了长江意,闻到了桂花香。我想念的人、想起的人和我在书卷中,完美地共享着人间的时光。



胡伟, 原籍安徽, 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, 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, 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◆人间小景

小院溢秋色

张金想

祖父的小院,在秋天总是别有趣味。在红砖绿瓦围起来的一方庭院里,装满了秋色。风一吹,那一草一木都随着秋色摇曳,任温柔溢出小院外。

庭院东侧,有一棵枝丫疯长的枣树。盛夏时分,青绿色小团子藏匿叶子里,待到秋风一吹,一个个便现身了。抬头一看,一颗颗枣垂在枝头,红中带绿,绿中透红,似悬挂的小灯笼。这些枣,一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秋天,收集了夏天的热情,把最甜蜜的情话藏在心里,只等人们品尝。

邻居王爷爷总会笑着喊:“张大哥,这枝枣跑到了俺家,可就是俺的了。”祖父一看,笑呵呵道:“尽管吃,不够再来敲点。”真是一枝红枣藏不住,越过墙头惹人爱。祖父的这棵枣树,是出了名的甜脆,但别人再怎么求,他总会留一两枝给儿孙。逢秋回去,祖父就忙



◆山河故人

五十多年前的老师

尚长文

我上小学是在50多年前。那时,胡老师是我的第一个班主任。小学是在一个山洼里,学校里只有两个老师。除了几十个学生,平日里很少有人来。下课了,学生一窝蜂跑出来一通闹腾;上课了,大家回到教室,山洼里便静了下来,只有风在屋外轻轻地吹。

胡老师教语文,他的语文课让我们知道了许多新鲜有趣的事物。比如,认“北京”这两个生字,胡老师会讲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,讲到八达岭的长城,讲到中南海,讲到人民大会堂。山里的娃娃脑子不开窍,我们便常常在胡老师的引导下,乘着想象的翅膀,去了遥远的地方。渐渐的,我们便知道了,上海不是一座海,而是一个很大的城市,天山也不是一座天上的山,却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山,那座山上,常年堆积着厚厚的积雪……

上到三年级,和所有学写作文的孩子一

◆灯月闲话

苏东坡与中秋月

葛鑫

当秋风轻拂过黄州城头的老柳,带着几分凉意,也带着几分岁月的沉淀,它似乎在低语,讲述着过往的故事。此时,一轮满月悄然爬上夜空,那轮明月,圆得如此完满,仿佛是天地间最纯粹的情感寄托,静静地悬挂在天际,洒下银辉万缕。

这夜,正是中秋,一个团圆与思念交织的节日。而在黄州这座小城的一隅,苏东坡,这位才华横溢却又命运多舛的文人,正独自徘徊于赤壁之下。他的身影,在月光的映照下,显得格外清瘦而坚韧,仿佛是与世无争的隐士,又似是对命运不屈的斗士。

月光如水,温柔地倾泻在东坡先生的身上,为他披上了一层银纱。他抬头望向那轮明月,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——那是对过往辉煌的淡淡怀念,对仕途坎坷的淡然处之,更是对人生哲理的深刻领悟。他曾以诗寄情,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”此刻,虽无酒在手,但那份超脱与旷达,却如同美酒般醇厚,让人沉醉。

思绪飘远,苏东坡的脑海中浮现出与弟子由共赏中秋月的温馨场景。那时,他们

拿一支长长的竹竿轻敲枝条,树叶晃动,一颗颗甜枣噼里啪啦地坠下。树底下四人,一人一角紧紧拽住一张大布匹,接住这红枣,欢声笑语也回荡在耳畔。

除去色泽红润的甜枣外,还有那阵阵飘香的黄梨。梨树并不粗壮,但细小的枝上也是挂着沉甸甸的黄梨,你挨我,我挨你,好不拥挤。枝丫弯弯,祖父也笑得眉眼弯弯,数着梨子等秋来,等梨黄,盼儿孙归来。

刚种下时,他说我种的金秋黄梨,买都买不到。到了丰收时节,祖父瞧着坑坑洼洼,大大小小的黄梨,面露难色道:“还是别拿了,品相不好。”但我坚持带走,并夸道:“祖父种的梨,不知道比外边卖的好吃多少。”听到我这么说,他脸上的皱褶扬起,每一条都洋溢着笑意。往后的每年,祖父就提前把梨子套上一层衣裳,个个梨子也变得硕大无比,裹上了一

层薄薄的黄纱裙。待到这时,还未进院里,就能嗅到淡淡的黄梨香,沁人心脾。那一刻,我仿佛能透过清甜的梨香,看到祖父掂脚弯腰,呵护梨树的画面。

至于,那一棵石榴树,是小院最诱人的存在。一个个石榴,还未熟透,就裂开了嘴,诉说着对秋天的欢喜。凑去瞧,圆球形的石榴,底部连着一朵花,露出来的玫瑰红色小粒,一颗颗晶莹剔透,紧紧挤着,让人垂涎不已。

还记得那年,和祖父一起坐在月下,我掰着石榴籽一粒粒往嘴里塞,祖父见状把石榴剥开,一粒粒堆在碗里。我让祖父吃一口,他摆摆手,笑道:“吃不动。”我塞到嘴里一大口,轻轻嚼动,石榴汁淌满唇齿,甜到了心头。我硬塞给祖父一勺,他乱嚼了几下,眯起了眼睛。夜色渐凉,虫鸣和着笑声越传越远。祖父剥石榴的习惯保留到现在,剥完后就密封在真空袋里,让它们可以保存的时间长一点,随着我远行的步伐走得远一点。

秋风又起,小院内那一幕幕温馨的场景:红枣的甜蜜、黄梨的清香、石榴的诱人……不仅装点了三生活,更是温暖了我的心灵。我想这份秋色,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,成为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



◆信笔扬尘

上挖药。挖板蓝根、半夏以及金银花一类的药材,不少学生的书钱、本子钱都是通过采药变卖的。

山里的孩子读书很难。上几年学,识得一些字,便回到了庄稼地里,但他们从胡老师这里不仅学到了初步的文化,还掌握了做人的准则。这些做人的准则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,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田,塑造着孩子们的品格。

他们还从胡老师那里得到什么呢?当然很多了,包括他们的学名,不少都是胡老师给起的。我后来遇见过很多老师,其中不乏名家名师,却只对胡老师始终敬爱有加。

印象较深的一次,是去年五六月份。那天,我从一所小学旁走过,突然听到几声布谷鸟的叫声。在油田这么多年,老以为这种鸟在油田已经绝迹,只有我湖北老家的大山里才可能有。我站在那里,又非常准确地听到了两声布谷鸟在叫。

确认后,我这才想到,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到故乡了。身旁的学校,朗朗的读书声,让我在怀念老家的思绪里想起了胡老师。

其实,胡老师已在多年前就去世了。一个人,在他死后还有人想着、念着,这个人就一定是个大写的人。

烦恼与忧愁都随风而去,留下的只有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。

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这是东坡先生对天下所有有情人的美好祝愿,也是他对生命最真挚的祈愿。他相信,无论人们身处何方,只要心中有爱,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能在这轮明月的照耀下,找到彼此心灵的归宿。这份深情与厚望,穿越了千年的时光,依然温暖着每一个读者的心房。

当夜幕完全降临,整个黄州城都沉浸在一片宁静与祥和之中时,苏东坡带着对中秋月的深深眷恋,也带着对人生的无限感慨,缓缓地走回了自己的小屋。在那里,他将用笔墨记录下这一夜的所见所感,让后世之人也能通过他的文字,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中秋情怀。

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”它不仅是对中秋之夜的深情描绘,更是东坡先生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。在这首词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豁达、超脱、深情的苏东坡,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,让后人在品味文字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。

苏东坡与中秋月的故事,就这样被永远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。每当月圆之夜,人们总会想起那位在黄州城下徘徊的文人,以及他那份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。而那份情怀,也将随着岁月的流转,继续温暖着每一个渴望团圆与美好的心灵。

到伊犁

解良

车到伊犁,我迫不及待想打卡,发一张照片给家乡的两位发小。这是有缘故的。

六星街入口处停着一辆小型罐车,不时有人用塑料桶来接什么,将桶灌满放在摩托车踏板上,驾车离去。我问是葡萄酒吗?司机阿丰说是鲜牛奶。哇,太治愈了,原来伊犁人打牛奶就像用水龙头接自来水一样。

我在找自己心中的伊犁。看航拍照片,六星街酷似古代车轮的六根辐条,集中于毂,撑着辘。六边形街区似打开六个扇面。我在这里分不清东南西北,逮着一条街就往里边走。茶餐厅,民宿,手工作坊,店铺,音乐角,建筑透出浓郁的西域风情,蓝调儿,绿调儿,白调儿,褐色调儿,色彩炫目。我一时找不到带“伊犁”字样凸现伊犁本土气息的建筑物,有点心急,拍下一张“伊犁老茶馆”照片发给两位发小,附言:“我到了伊犁,还没见到阿瓦尔古丽。”

我是一个未曾到过新疆的内地人,对新疆的认知大多来自歌曲与书本。天山,达坂城,可可托海,克拉玛依,几个充满旋律、带有浪漫成分的地名我早已耳熟能详,这一次则有幸面晤。我曾想过,一个人要趁着自己还没老到让发小认不出的时候多回故乡。待到故乡认不出你,便可以尽情地周游你未曾到过的地方。在进入伊犁河谷的时候,一块绿色标志牌从车窗外飞速闪过,令我怦然心动。来不及拍一张照片,心中的歌《草原之夜》悠然响起。这首经典老歌伴我度过少年、青年、中年,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来到歌唱它的地方。可克达拉,一个由哈萨克语与蒙古语联袂的地名,同时是一个诞生于1959年的维吾尔族女孩的芳名,意为“绿色原野”。几十年过后,可克达拉早已改变了模样,变成草原上的一座“交响夏都”。歌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“世界著名东方小夜曲”。我想入非非,如今,可克达拉的夜色仍然美丽而沉静,原野上,篝火旁,该有多少痴情的姑娘来伴悠扬的琴声?

在乌鲁木齐齐达大巴扎夜市,我想给孙外女买一把冬不拉,她不要。我滞留在琳琅满目的乐器摊前,看青年摊主拉一种奇异的琴——共鸣箱为长瓢形,琴杆硕长,长到一米三。摊主将琴竖在左腿上,右手拉起马尾弓。琴声响起,明亮优美,时而发出金属声,时而浑厚,略带一点沙哑。我问这是什么琴?他说,萨塔尔。出乎意料,我居然在这里遇到萨塔尔。原以为萨塔尔是一个地名,没想到是维吾尔族的拉弦乐器。怪不得那个痴情隔空向阿瓦尔古丽倾诉:“可曾听见过萨塔尔忧伤的声音?”

许多年前,看刘烨主演的电视连续剧《血色浪漫》,被片尾歌迷住,牵情丢失在伊犁的阿瓦尔古丽,这支歌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被我和两位发小在歌厅里、餐桌上唱过千八百遍。此刻,我变身歌中驮着希望的戈壁滩上的骆驼,叮咚叮咚来到伊犁,不知去哪儿能找到阿瓦尔古丽?中午,就餐于“阿娜尔汗的茶餐厅”,席间一位维吾尔姑娘翩翩起舞。她身穿艾德莱斯绸宽袍连衣裙,外套金丝绒对襟紧身小坎肩,佩戴绚丽多彩的首饰,脚穿绣有各种花纹的靴子,舞起来身姿宛如一座美丽的花园。在乌鲁木齐大巴扎广场上,我见过抖腕甩肩的姑娘。在独库公路服务区,两个摊主小憩间为我献上一段热舞。在人人皆舞的新疆,我是不是已经见到了梦中寻了千百度的阿瓦尔古丽?

转念间,餐厅的男女服务员依次起舞,热情、奔放,“动脖子”引来阵阵欢笑声。刚才跳舞的姑娘去了哪儿?我去餐厅门前左右张望,看见她套上一件红色外衣,骑着一辆小摩托转场,身影消失在六星街深处。

